

教育體系與學校社會工作的推展

李 文 朗

一、前言

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已經進入如火如荼的時代，社會多元化已經是不可抵禦的社會潮流。傳統的社會比較單純，行事做人都有有一套既定的標準；然而，隨著台灣的國際化，過去的單元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學校制度也隨著社會的多元化，變成一套錯綜複雜的社會體系。隨著社會生態的轉變，傳統的教師角色也必須重新調整。古人韓愈老先生所說的「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把老師的角色界定在單純的知識傳授層面，這種理念已經是不合時代潮流了。

學校社會工作的興起，這是社會多元化的必然結果。教育制度與福利制度本來是兩種互不相干的社會制度。學校的功能主要是培養新生代的德、智、體的發展；福利制度

則是側重在鰥、寡、孤、獨及社會不幸者的救助。兩者的對象迥然不同。因之，教育與福利是雙軌式的併行而不關連的社會制度。然而，今日的台灣，我們已非常明顯的看出來教育與福利工作必須相互配合，學校制度必須多元化，才能開創現代化的台灣社會。

這篇文章的主要架構是在探討四個重要主題：

- (一) 教育與福利制度的整合
- (二) 學校社會工作的過去與未來
- (三) 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界定
- (四) 整合政策的落實

這篇文章的主要理論根據是以「制度論」的觀點來探討教育與福利制度之間的整合問題（註一）。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制度與制度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有必要加以釐

清，探討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台灣的現代化有待社會秩序的重建，雖然「制度化」是個老口號，但是在今日的台灣，「制度化」變成為極迫切的社會問題，有識之士必須全心全力探討研究台灣未來新制度的建立。

二、教育與福利制度的整合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儒家「有教無類」的傳統是我國教育精神的所在。晚近世界發展的趨勢，引起全球社會科學家對儒家文化的重視。日本的興起，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以及東南亞最近的急速發展，一般人對漢文化的重新評估（註二）。當代社會學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要探討儒家教育精神與東亞經濟發展的制度關連。幾千年來中華帝國的屹立不衰，大漢民族能夠從苦難

廢墟中重新站起來，這些事實與漢文化的基
本精神都是息息相關的。

許多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都同意人力資
源的培訓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註三）。

儒家文化幾千年一向重視人力資源的培訓，
古人所謂「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就
是強調人力的結合以及組織潛力對社會財富
累積的重要性。中華民國的憲法硬性的規定
教育經費的支出，這是世界少有的現象，活
生生的說明社會一般人對教育的重視。

然而無可否認的，教育經費的增加並不
代表教育水準的提升。晚近的台灣學校教育
似乎是百病叢生，層層的問題不斷的浮現
（註四）。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少年犯罪
人口的平均年齡一比一年降低，有些國民中
學已經成為犯罪的淵藪，恐嚇、勒索屢見不
鮮，雖妓慘劇到處都有，學校成為社會的問
題，所謂「政治腐化了學校，學校腐化了社
會」確實不是過分之詞。

面對著台灣教育的危機與轉機當中，社
會福利工作所能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許多人把社會福利工作當作慈善事業，那只

是社會工作的偏面。社會福利工作具有積極
的一面，不僅是救助而已。少年的輔導可能
就是社會工作人員極明顯的角色（註五）。尤
其是當台灣學校制度正在危機與轉機當中，
少年的輔導變成學校制度不可忽視的一環。

依筆者的看法，教育與福利制度的結
合，是當今台灣社會的重要課題。教育主要
的功能有三：一是青少年的社會化，二是技
能的啟發與傳授，三是社會均等的提升。美
國晚近的教育政策極重視教育均等的提升，
尤其是對殘障兒童的保護，少數民族的照
顧，以及男女教育均等的提倡，都是以教育
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的均等（註六）。

社會福利的最終目的也就是要達成均等
的社會。所謂社會救助就是要政府扮演「劫
富濟貧」的角色，從年輕力壯的有錢人那裡
抽稅，用在鰥、寡、孤、獨的社會不幸者身
上。當然，社會福利必須維持某一程度的極
限，若是超過了這個極限，社會福利就會變
成社會的負擔，妨礙了經濟的發展。西方社
會晚近的危機，就是社會福利已經變成社會
負擔。美國當今社會福利的最新趨勢，就是

想把「福利」(Welfare)轉變成「勞利」
(Workfare)，把福利工作轉換為經濟發展。

由此可見，教育與福利兩種制度有其消
極面，也有其積極面。從消極面的觀點看，
教育與福利制度的結合是剷除社會的差距，
促進社會的均等；從積極面看，教育與福利
制度都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教育是
培訓經濟發展的人才，「福利」也可以轉換
為「勞利」，讓社會殘障者也可以參與經濟
生產。由此可見，均等(equality)與發展
(growth)都是教育與福利兩制度的基本精神
所在。我們若是朝著這兩個重要理念去思
考，就可以探討出兩者制度如何達成「最優
的配合」；從這兩個理念加以研究推展，有
助於我們對於台灣未來學校社會工作的政策
擬定。這也就是筆者在這篇文章最後探討的
課題。

三、學校社會工作的 過去與未來

學校社會工作的開始大概是在本世紀
初，一九〇六年左右。美國的波士頓及紐約

附近的學校開始注意到學校教育的多元化，學生問題已經超乎傳統的所謂「授業解惑」的模式。種種的少年犯罪問題，讓學校教師無法專心教學。因此，學校專業輔導的制度開始產生（註八）。如今美國中小學裡，輔導員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編制。依據統計資料顯示，大約每四百個學生就有一位專業的輔導員，當然這個比例隨著地區的不同而變，有的地方比例較高（如紐約），有的地方則比例較低（如芝加哥）。無論如何，輔導員的編制是學校社會工作的原動力；通過輔導工作，教育與福利的制度就可以順利得推展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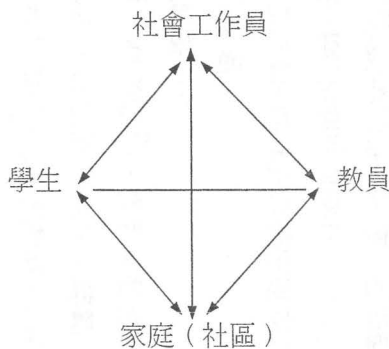
學校社會工作的未來推展，有賴於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界定。當今還有許多美國人尚未體認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重要，他們往往把學校社會工作當成僅是心理輔導工作而已（註九）。若是學生有心理上的問題，老師沒有辦法解決，就把他們送到學校社會工作人員那裡去。

依筆者看來，學校社會工作必須從三方面發揮：一是社會工作人員與學生的關係，二

是社會工作人員與教員的關係，三是社會工作人員與家庭（社區）的關係。我們可以把這三方面關係以底下圖表表示。

從這個圖表我們可以明顯看出，社會工作人員的服務對象不僅是學生而已。社會工作是學校與社區關係的橋樑，學校可以透過社會工作人員與社區產生密切的關係。這一層關係對於台灣的中小學校現在尚不太重要，但是對於美國的中小學校卻非常重要。因為美國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學校制度。他們不像我們的中央集權模式，學校的經費來自政府，美國學校的經費來自社區。每年必須靠社區通過教育公債，教員才可以加薪。因此，美國的學校教育具有極強烈的本土地方化色彩，學校與社區必須密切的結合。因此，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重要角色，就是加強學校與社區力量的結合。

另一方面，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輔導對象不僅是學生而已，社會工作人員與其他教員的關係也非常重要。學校社會工作者必須扮演



「老師的老師」(teacher of teachers)的角色。首先，社會工作人員必須得到其他教員的肯定與支持，社會工作不應該被看作是「藏污納穢」的工作，社會工作人員應發揮積極的諮詢功能。因之，社會工作人員最好是具有教師資格，然後再加上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這樣才能發揮學校社會工作的積極意義。

總而言之，筆者要強調的是：學校社會工作不應侷限在學生的輔導而已，應該積極擴展到學校制度的其他方面。學校社會工作人員可以提供學校制度的潤滑效應(facilitating effect)，透過社會工作的推展，學校教育的

功能更可以順利的實現。

四、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界定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傳統角色不僅是侷限在學生輔導而已。當然，學生輔導是學校社會工作最主要的課題。一個學校的最終目標也就是輔導學生。但是筆者以為學校社會工作不僅是學生輔導而已，應該開創更廣闊的空間，讓學校與社區密切結合在一起。未來學校教育的趨勢，本土化是必然的現象，過去教育「中央一條鞭」已經行不通了，學校必須與社區密切的結合，因此學校社會工作的角色界定也必須擴大。

筆者認為學校社會工作人員應該朝五方位的功能去發揮。若是未來的台灣學校社會工作可以朝這五方位推展，那麼，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也就可以被普遍的認定。

(一) 輔導

學生輔導是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傳統任務，輔導工作應該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心

理輔導，二是教育輔導，三是職業輔導。心理輔導是學校教育最頭痛的問題，在美國最常見的現象就是逃學(truancy)，美國低層社區的學校，學生逃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比台灣更嚴重(註十)。因為美國有四分之一是單親家庭，母親分身乏術，兒童缺乏管教，因此兒童福利變成教育的一部分。許多學者研究美國與日本教育的最大不同，也就是家庭的破碎，對兒童產生極壞的影響。為了防治破碎家庭的不良效應，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負擔也就非常的沉重(註十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少年未婚生產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註十二)。當今美國四個嬰兒當中就有一位是少女未婚生產，所謂「孩子生孩子」的現象非常嚴重。學校性教育的推展，以及如何建立良好的家庭觀念，這就變成當今學校社會工作的重大挑戰。

教育與職業的輔導也是學校社會工作者的重任。隨著課程的多元化，學生選擇的機會增多，因之，這方面的輔導也就越重要。過去傳統的社會，學生沒有什麼選擇，所謂填鴨式的教育，學生個人的才華能力往往被

埋沒。如今，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重要角色，就是要幫助學生發展個別的能力及天才，輔導他們朝各方面發展，這樣才能創建一個多元的美好社會(註十三)。

(二) 諮詢

學校社會工作的對象不僅是學生而已，學校社會工作人員必須扮演「老師的老師」的角色。學校社會工作這一套學問對於學校行政者的工作推展來說，有不少的裨益。最重要的是學校社會工作的知識能提供一套方法論，經過這一套方法論，教育的品質可以提昇(註十四)。學校社會工作要能順利的推展，必須靠教師的普遍認定，因之，若有學生的輔導問題，一般教師無法解決的，他們往往需要社會工作方法的協助，社會工作人員可以教導一般教師，從事「群體諮詢」(group counselling)，幫助他們如何去引導、啟發問題學生。

(三) 溝通

學校社會工作人員可以提供學校行政的潤滑作用(facilitating effect)。一九六〇年代，美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危機，學生

運動幾乎拖垮了美國高等教育。爲了應付這種危機，美國教育界從歐洲引進一套制度，筆者稱之爲「應訴人」(Ombudsman)。「應訴人」具有溝通(mediation)與干涉(intervention)雙重任務。因爲學校是個階級極分明的制度，上下從屬關係非常明確，最低一層的學生往往有許多怨言、苦衷無處發揮，若是長期壓抑，會有爆炸的一天。學校社會工作者可以扮演「應訴人」的角色。學生的怨言可以經過「應訴人」反應到學校當局，促進學校行政的改善。這種曲線型的溝通模式，非常受美國教育界的歡迎，我國的教育界或許可以當作參考。

(四) 社 關

學校與社區關係的加強是學校社會工作的重大任務。過去台灣的教育制度非常重視老師的探訪工作。每一學期或學年，學校老師必須到每一兒童家庭去訪問，與父母討論兒童的課業進展及行爲表現。這種優良的制度如今已經衰落不堪，因爲老師的責任增多，教學負擔過重。學校的社會分工，是現代化必然的結果。學校社會工作員必須擔當

這份沉重的角色，恢復過去的良好制度。

現代的學校不可能是個孤立的象牙塔，學校必須與社區密切的結合，校長不可能兼任學校行政及社區關係的雙重重任。校內必須有專門人員與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把學校的成果介紹到社區去，同時也把社區的需要反應到學校來。讓學校成爲社區的重要一環，這是學校社會工作員的重要任務(註十五)。

(五) 促 變

教育的主要功能不僅是加強學生的社會化，替社會塑造傳統的人格，那只是保守的一面。學校更重要的功能，是要引導社會開創新的社會秩序(註十六)。求新促變是學校教育最重大的任務。經由學校教育，新的社會人可以塑造出來。

學校社會工作員的任務也就是要幫助學校扮演求新促變的角色。若是學校僅是傳遞傳統的文化，塑造傳統人，那麼教育往往變成當權者的工具而已。學校社會工作員應該負起 advocacy for the disadvantaged (爲不幸者打拼)的艱鉅任務。學校社會工作員應

該特別照顧不幸的少年兒童，輔助他們，讓它們有機會發揮潛能，對社會有貢獻。經過學校社會工作員的努力，社會的差距就會減低，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筆者以爲，未來台灣的學校社會工作若能朝輔導、諮詢、溝通、社關及促變這五方面推展，那麼學校社會工作員的角色就能被社會普遍的肯定，教育與福利制度的結合也就輕而易舉了。

五、整合政策的落實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勾勒出未來台灣學校社會工作推展的趨向。筆者認爲有幾方面尤其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

第一、以個案爲主的傳統社會工作已經不適合時代潮流了。今後的學校社會工作不應只是侷限在個案模式，應該加以提升到群體輔導(group counseling)，並且應該再加提升，轉換爲社會政策的推展。

第二、學校社會工作員的訓練有待提升。學校社會工作員必須扮演「老師的老師」的角色，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大學後教育

(postbaccalaureate education)。學校社會工作人員的訓練必須超乎一般教員的訓練，最好是經由具有教學經驗的老師再教育，這樣可以使學校社會工作的推展更順利。

第三，學校社會工作不能侷限在心理輔導方面，職業輔導也是很重要的任務。過去，學校與社區的關係非常模糊，學校訓練與社區需要不能密切的配合。學校社會工作人員可以幫助學生選擇職業，配合社會生產的需要，達成人盡其才的功能。因此，學校社會工作人員必須具有職業訓練的經驗，才可扮演職業輔導的艱鉅角色。

第四，晚近台灣學運紛紛興起，「教官退出校園」的運動漸被接受。幾十年來，教官制度對台灣教育不無貢獻。今後教官任務的取代，有待學校社會工作的發展。若是學校社會工作可以發揮功能，或者學運的產生就可避免。

六、結語

隨著台灣社會的現代化與多元化，學校社會工作將成為未來教育制度不可或缺的一

環。當今一般學校行政當局尚未體認到學校社會工作的重要，然而當今台灣的教育，已經面臨空前的危機，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學校輔導工作體系，變成我們要迫切探討的問題。筆者在這篇文章裡，經由理論的探討，提升到一些理念的介紹，最後提出個人對當今學校社會工作的建議。

從「制度論」的觀點看，學校制度具有強烈的「保守性」及「威權性」。學校制度的改革，往往僅是紙上談兵，很不容易實現。因之，若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學校制度，其主要的推動力，不可能來自基層，而是需要「由上而下」的方式。由此可見，學校制度與福利制度的配合，必須經由中央立法開始。筆者希望，這篇文章僅是拋磚引玉；經由學者的辯論與批判，這篇文章可以促成台灣學校社會工作制度立法的開展。

（本文作者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

附註

註一：詳見筆者所著，台灣人口與社會發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一。

註一：Hung-chao Tai(ed.) Confucia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1989.

註二：Couch, Kenneth. "A New evidence on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10 Oct. '92 p.380-8, 1992

註四：詳見楊國樞，葉啟政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巨流圖書公司，一九九一。

註五：Lyon, Eva Sina. "Educ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review essay." Acta Sociologica. v.25, no2 '82, p. 177-86, 1982.

註六：Rebell, Michael A; Block, Arthur R; Fellman, David, Equality and education.

註七：詳見筆者所著「福利社會的省思」，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二。

註八：Rose, Gordon and Tony F. Marshall, Counseling and School Social Work, NY: John Wiley & Sons, 1974. pp. 226-233.

註九：Allen Meares, Paula;

Washington, R. O; Welsh, Betty L.; Watson, Toy F. Social work services in schools.

卅十〇 Wardhaugh, Julia. "Regulating truancy: the role of the education welfare servic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 38 Nov. 90 p.735-64, 1990.

卅十一 Kurtz, p. David; Barth, Richard P. "Parent involvement: cornerstone of school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v.34 Sept. '89 p. 407-13, 1980.

卅十一 Gillman, Ruth; Whitlock, Katherine. "Sexuality: a neglected component of child sexual abus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hild Welfare. v. 68 May/June '89, p.317-29, 1989.

卅十一 Li, Wen La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1.

卅十四 Ginsburg, Evelyn Harris; Sowers Hoag, Karen M. School social work.

卅十四 Lee, Laura J. "The social

worker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a school system. "Social Work. v. 28 July/Aug. '83 p. 302-7, 1983.

卅十一 Brown, W. N., "The Social Worker in the School as an Agent of Change," pp. 1-7 in W. G. Ferinden and D. C. Vanhandel(eds.) The Handbook of School Social Work. Linden, NJ: Remediation Associates, 1974.



「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標誌」
圖意說明：

明明的線條，構成了家屋，斜角的基地，顯示健全家庭可帶動整體社會欣欣向榮。大小圓點，表示家庭長幼成員的融洽，屋內留白與外界空間互通，呈現了家和社会純樸、安祥、和諧的相關性與整體性。